

中国现代名家
经典文库

还乡记

柔石

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

柔石卷

(下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05
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/姜德铭主编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1.11

ISBN 7-104-01423-3

I. 中… II. 姜… III. 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1140 号

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

姜德铭主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忠信诚印刷厂

9035.6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印张 403.375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 套

ISBN 7-104-01423-3/I·571 定价:3960.00 元(全 32 卷)



前 言

柔石(1902—1931)原名赵平复,出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。中国现代文坛著名的“左联五烈士”之一。早年就读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,并入晨光社从事新文学运动。毕业后,在慈溪等处做小学教师,且从事创作,自费印行了平生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疯人》。1925年赴北京,在北京大学旁听英文、世界语、哲学及生物学等课程,并兼听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,从此与鲁迅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。回乡后,从事教育事业,曾做过镇海中学教务主任,投身创办宁海中学,并出任宁海教育局长。1928年4月,宁海农民举行暴动被镇压,柔石因受牵连被迫出走上海。在上海其间,柔石接受鲁迅救济,曾寄身鲁迅所提供的居所,同年完成长篇小说《旧时代之死》,得到鲁迅的赞赏和推荐,并于10月出版。1921年,柔石接替鲁迅在《语丝》的编校任务,开始了繁重的编辑、翻译工作。其间也相继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。1930年春,同鲁迅一起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工作。并于3月参与创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承担了领导组织的工作。1931年1月,柔石因叛徒告密被捕,2月7日晚,被秘密杀害于狱中,终年仅30余岁。

在柔石急促的生命历程中,他笔耕不辍,艰辛开拓,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呼号呐喊,抨击罪恶,呼唤自由,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近500万字的珍贵遗产。柔石的创作主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,描绘了时代青年在风云变幻的情境



中的心灵激变与艰难成长。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过：“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号，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，我想表现着‘时代病’的传染与紧张。”他的小说主旨鲜明，人物充满个性，兼具写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双重风格，文字清新动人。同样，柔石的散文、诗歌及书信等其他体裁的创作也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，既有疾风迅雷，惨烈中夹杂的凄厉；也有风清月霁，凄迷中渗出的怅惘，文笔华丽流畅而不失厚重。就柔石生前的艺术成就作推想，他的文学前程是难以限量的，但时代的残酷最终降临在他的头上。

本文库收录了柔石各种体裁创作的代表性作品，对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烈士的生平事迹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


目 录

小 说

会 合	(1)
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	(5)
死 猫	(9)
夜底怪眼	(12)
别	(16)
遗 囑	(22)
摧 残	(27)
希 望	(33)
怪母亲	(40)
夜 宿	(45)
为奴隶的母亲	(49)
无聊的谈话	(71)
生 日	(77)

散 文

别 蕙	(88)
还乡记	(89)
不 安	(102)



还乡记

如 是	(103)
死神的翅膀好像在头上拍着	(104)
偷果子的小孩	(105)
一群蝌蚪	(108)
死所的选择	(111)
就 诊	(113)
卖笔的少年	(115)
狗的自杀问题	(118)
上 当	(120)
一个白色的梦	(123)
六月的赐惠者	(126)
一个伟大的印象	(128)
一个褴褛的老医仙	(136)
个人主义与流氓本相	(138)
果筵散后	(139)
《旧时代之死》自序	(140)
《希望》自序	(142)
丰子恺君底飘然的态度	(143)
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	(145)
对 花	(146)
诅 咒	(147)
真儿有四样了	(149)

诗 歌

无弦的琵琶	(151)
秋风从西方来了	(153)
战!	(155)
夜 色	(157)



晨 光	(158)
辽远的心	(159)
夜半孤零的心	(161)
人 间	(164)
遐 思	(165)
晚 歌	(166)
血在沸——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湖南小同志底死	(170)

剧 本

盗船中	(176)
革命家之妻	(187)

日 记

逝 影（第一册 1922 年 5 月 21 日—12 月 7 日）	(195)
逝 影（第二册 1922 年 12 月 24 日 —1923 年 6 月 22 日）	(235)
从心所欲（第四册 1923 年 11 月 16 日 —1924 年 2 月 9 日）	(270)
慈溪时期（1924 年 3 月 2 日—7 月 11 日）	(295)
北京时期（1925 年 9 月 9 日—9 月 15 日）	(304)
上海时期（1928 年 12 月 23 日—1929 年 12 月 22 日）	(306)

自传体作品

生 日	(324)
一篇告白	(335)

书 信

致双亲（约 1917 年）	(341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

致西哥 (1921 年 11 月 20 日)	(342)
致西哥 (1925 年 9 月 3 日)	(343)
致西哥 (1925 年 9 月 18 日)	(344)
致双亲 (1926 年 4 月 21 日)	(346)
致西哥 (1928 年 5 月 20 日)	(348)
致西哥 (1928 年 5 月 27 日)	(349)
致双亲 (1928 年 6 月 7 日)	(350)
致西哥 (1928 年 8 月 11 日)	(351)
致西哥 (1928 年 8 月 24 日)	(352)
致西哥 (1928 年 9 月 13 日)	(353)
致西哥 (1928 年 10 月 25 日)	(355)
致西哥 (1928 年 11 月 17 日)	(358)
致西哥 (1928 年 12 月 6 日)	(359)
致素瑛 (约 1929 年)	(361)
致陈昌标 (1923 年 6 月 3 日)	(362)
致陈昌标 (1923 年 7 月 2 日)	(364)
致陈昌标 (1923 年 9 月 27 日)	(365)
致陈昌标 (1925 年 2 月)	(366)
致陈昌标 (1925 年 8 月 1 日)	(367)
致陈昌标 (1925 年 8 月)	(370)
致陈昌标 (1925 年 12 月 4 日)	(371)
致陈昌标 (1927 年 1 月 30 日)	(372)
致陈澄海 (1927 年 12 月 22 日)	(374)
致冯铿 (1930 年生日)	(375)

附文 冯铿致柔石之一；之二

致许峨 (1930 年 10 月 20 日)	(379)
致冯雪峰 (1931 年 1 月 24 日)	(381)
致王清溪 (1931 年 2 月 5 日)	(382)



小说

会 合

阿翠是凤翔里著名的私娼。在她的房内，有一位身体肥胖的男子，年约四十岁，穿着绸的马褂与缎的长袍，昂然挺着他的胸腹，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吸着雪茄烟。烟气一口口的从他的口里喷出来，一圈圈的上升，成一种青色的云雾的样子。一边他心里这么计算：“我又兼了多个差使，正薪虽然不过每月多了 130 元，然而额外的进款，至少八九倍正薪总有的，哈，哈，哈。”

一边他又在房内大声的叫：“阿翠！阿翠！”

随即，一位十八九岁的美貌的姑娘跳进来，她袅着身子，叫一声老爷。

“你在那儿？”他问着，吸了一口烟，骄傲的样子，“我想将麻布巷那座房子买来怎样？”

她跳到他的膝上，撒娇的说：“买它来，王老爷，买它来。”

他一边就眼眯细的将香烟塞在她的口内，好像不许她再说似的。一边用手摸到她的腿上。

突然，门口出现了一位二十六七岁的青年，一身漂亮的西装，立着。王老爷一眼看见便发呆了，两人一动也不动，各用眼睛钉一般彼此钉视着。王老爷的心动荡的想：



“这人就是李——，做什么？……莫非来报仇吗？……”

阿翠赶紧跳到青年的前面，叫道：“李少爷，进来，这位就是王老爷，现在政府里做大官，都是自己人呢。”

同时又转过脸向王老爷说：“王老爷，李少爷是革命家，从前是党员，现在是委员，也是大官呢。”

王老爷马上立起来，同他打一个招呼，说：“李先生，你怎会到这里呢？”

“怎会到这里？我正要问你，你还能捉我去吗？哼！”那青年又惊诧，又愤怒，恶声地反问。

王老爷和气起来，近于谦卑的说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李同志，请坐，请坐。这里又香又暖，我们坐坐谈谈罢。过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抱着一肚子旧仇新恨的李少爷，愤愤地在一只沙发上坐了下来。王老爷献一支香烟给他，阿翠马上忙着划火柴，给他点着。王老爷自己也换了一支香烟，两人对坐着吸起来。阿翠左右为人难，站了一忽儿，便溜了出去了。房间内陷入一种沉默而带着严肃的状态。

李少爷低着头，皱着眉，他回想起一年前，他被军阀捉去，现在眼前的人，便是当时军阀手下的走狗，要枪毙他的人。李少爷抬起眼来向他狠狠地注视了一眼，看见他现在是满脸笑容了，但是当时呀，当他在法庭上审问他时呀，他的相貌是那么的凶，他的声气是那么的恶！他一点也不容情，一定要判决枪毙他，他站在堂下在绝望中是多么的苦。……

李少爷想到这里，一股愤恨不平之气从他的心底涌起来，他把剩下的半截香烟狠狠地掷到痰盂里去。

王老爷眼瞪瞪地看着他，似乎窥见了他的心事。“哈，哈，李同志，你有什么心事呀？”他狡猾地问。



李少爷并不作答，愤愤地又拿了一支香烟，猛吸起来。房间里依然是一种严肃的沉默。王老爷用他的阅历丰富的眼睛，不绝地看看李少爷的脸色，看看窗外的天色，他好象在思量着要解决什么难事似的。

忽然，王老爷放声高唤了起来：“哈哈，李同志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一次国民革命成功的道理吗？”

李少爷心里有点诧异，但他仍不睬他。

“原来就是中庸之道呀！”王老爷深深吐了一口青烟，一字一顿的解说他的道理，好像是开导一个顽皮的孩子似的：“是的，就这两个字呀！你以前的态度是太过激了，谁都说你是共产党，我们指摘你的地方也在赤化。现在，你好了，你当然是我们党的忠实同志。我以前是帝国主义；现在，也好了，我当然也是我们党的忠实同志。所以革命成功的意义就在这一点……，”他又吐了一口烟：“你们以前是个太新的青年，现在是倒退一步；我们以前是太旧的老年，现在赶上一步；我们都成了信奉总理遗嘱的党员。这就是所谓中庸之道呀。我们中国人的精神，国民性，就在中庸二字。所谓不偏不倚，不太过，不太多。你以前太过，我以前不及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同努力于三民主义，已经中庸了。照此做去，孔子的道理，孙中山先生的方法，何患国不强？何患家不富？何患洋人不服？何患倭奴不死？哈，哈，哈，李同志，你以为何如？”

青年听得莫名其妙，但仍闷声不响，他又向青年横一横眼说：“譬如这种地方，是我们以前常来玩玩的；现在李同志也来玩玩，很好的，这就证明我的中庸的理论之确实。”他顿了顿，吁了一口气说：“人生几何，寻些快乐是应当的。”

这时青年的脸上略微露一点微笑，但马上仍旧回复到



严肃的神色，仍一句话也不说。他又问：“李同志有什么高见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青年懒懒地答。

“我们还是寻点快乐罢。我们以后是同党的同志了。李同志，我们打四圈牌何如？”

“……。”青年并不回答可否，但是王老爷马上便高声叫起来：“阿翠！阿翠！”

当阿翠应声进来的时候，王老爷便吩咐她道：“我和李先生要打牌，你再去唤一个妹妹来。”

2分钟后，阿翠便把桌子放好。泼喇一声，136只牙牌倒在桌上。那又香又暖的房间里，接着便劈拍，劈拍的响起来，其间还常常杂着得意，欢笑，懊恼，怨艾的语声，但这种语声只从三人发出的，那李少爷是除了作劈拍的牌声而外，一言也不发的，他总是没有别人那么高兴，也可以说是一点也不高兴的。直到他和了一副三番，那时，他对面的王老爷恰做着第三次的头家。他才哈哈大笑，兴高采烈了起来，似乎他从前的一切仇恨统都在这一副三番的牌中报复了，同时，他还得到了桌子下面阿翠的一条火热的腿搁到他的膝上来，更添加了他不少的兴致。

1928年10月



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

尖利的北风。巍峨古旧的城下。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婆子，坐在地上，哭她生命末路的悲哀：“天呀！命呀！我底苦痛呀！”

哭声有了半小时。

几个孩子听得悲伤。向城门边跑去。他们都是住在城脚的茅舍中的穷孩子。在这北风中，也还穿着单裤，破夹衣，没有鞋子。

可是他们都同情地围在她底面前。钉住眼睛看她涌流出来的大泪。食指放在口里，不发笑声。

老婆子继续哭道：“天呀！命呀！我底苦痛呀！”

三四个贵胄式的妇人走进城来。也听得她哭声悲哀，驻足问道：“老婆子，什么事？”

老婆子也就诉说：“太太呀！可怜可怜我罢！我有一个60岁的白发的丈夫，我还有三个儿子……”

于是贵妇人们互相一笑。

有的说：“还说可怜可怜她呢！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她倒有三个。”

有的说：“她还不满意，她底丈夫已经陪她到60岁了。我底丈夫陪我到五十岁就死去。”

一边说着，一边走远了。

眼前仍留着几个孩子，呆呆地。老婆子又哭。

“天呀！命呀！我底苦痛呀！”



哭声又过去半小时。

一班学生走出城。他们也听得她哭声的凄怆，驻足问她什么事。

老婆子继续诉说道：“少爷呀！可怜可怜我罢！我底大儿子，前年 22 岁。兵爷打仗，将我底儿子拉去搬炮弹。可怜从此就没有回来了！一年，两年，我底眼睛望花了。可怜从此就没有回来！……”

悲哀噎住了她底喉咙。没有等她说完，学生们气愤愤地昂头走散。

有的叫，“我们应当反对战争！”

有的叫，“我们应当提倡非战论！”

有的叫，“战争的罪恶呀！落到老婆子底身上了！”

可是她底眼前，仍是几个孩子。老婆子又哭：“天呀！命呀！我底苦痛呀！”

哭声又连续半小时。

几个农人从田野中进城。他们也听得她哭声的酸悲。放下锄问她什么事。

老婆子带泪继续哭诉道：“兄弟呀！可怜可怜我罢！我底第二个儿子，去年 13 岁。到山上去砍柴。不知怎样一失脚，跌下岩壁来。别人抬他回家。血流太多了。到家也就死了！……”

老婆子呜咽地说不成声。

农人们听的不满意，有的说：“不小心，不小心。山上我们一年要去整百次，那里会跌落岩壁？”

有的说：“这是一个 13 岁的第二个儿子，不要紧，还有大儿子在哩。”

一边互相拿起锄，又走远了。

她底眼前仍剩着几个痴孩子。老婆子更悲伤地哭了：



“天呀！命呀！我底苦痛呀！”

哭声又经过半小时。

一群工人走出城。也听得她哭声的悲伤，走近去问她为什么这样哭。

老婆子硬咽地说不清楚的继续说：“伯叔呀！可怜可怜我罢！我底第三个儿子，6岁的一个。三个月前，我和我丈夫到田野上拔瓜藤。留他在家里玩。等我们回来，他却不见了。门口有一堆血。我们踏血迹寻去，却是深山。唉！被狼吞去了！……”

工人互相一惊。嘈杂的叹着：“山里还有狼呀！”

“狼竟会到村庄来吃人么？”

“不过这是一个小儿子，她总还该有两个大儿子在的。”

一边也匆忙地走去了。只回过一两次的头来，但不想续知她底哭诉了。

黄昏开始落下来。

在老婆子的眼前，仍是几个不懂事的孩子。她仰头向着密布天空的阴云，失望地放声大哭：“天呀！命呀！我底苦痛呀！”

城门往来的人儿稀少了。

哭声又消逝半小时。

两三个商人从乡间收帐回来。钱袋在他们底肩膀上琅琅地响。他们也听得她哭声的凄楚。脚步停到她底前面，问：“老婆子，什么事？”

孩子们也抬头看着商人底脸孔。

她似有一线光明的诉说道：“唉！老板！可怜可怜我，舍我几个钱罢！我底60岁的老丈夫，自从第三个儿子死后就病了！到现在有三个月，将死了！……”



商人们互相说：“夜了，夜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否则可以给她两角钱。虽则事情是常常如此的。”

一边又匆匆地没去他们底影子。

老婆子一时昏去了。一时又慢慢地向看呆了的孩子们说：“小弟弟们！可怜罢！我因为乡下没处讨钱，远远跑到城内来。想讨几个钱买一服药回去。……唉！虽则我底丈夫，此刻或者已经死了！可是小弟弟们，你们也有钱么？”

老婆子酸苦的说不成别的话。

而这几位听呆的孩子：有的抖抖他底衣袋，表示袋内只有一把蚕豆。有的翻转裤腰，表示身上只有一个肚脐。个个摇摇头，不声响。

老婆子却突然发狂似的问：“你们也有毒药么？你们也有刀么？我不想回家去了！”

孩子们一听到问有刀，惊怕了。逃散了。

黑夜如棉被一般盖在她底身上。朔风一阵阵地在扫清她身上底尘埃和她胸中底苦痛。

她气息奄奄地睡在城脚下，她心底未曾全灭的光，为她家中的白发丈夫似乎还得望着明日。

1929年12月